



一只眼睛的风波

郁 茹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一只眼睛的风波

郁 茹 著

区本泉 插图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敘述一個原來較能自覺遵守紀律的五年級學生陳國榮，因為在學期中段被編入新班，受了不愛學習、不守紀律的同學影響，學習情緒低落，脫離少先隊的集體活動，一味貪玩鬧事，結果發展到在課室中用彈弓射傷了女同學沈鳳娟的眼睛，使原來成績優良的沈鳳娟因治療眼睛耽誤了學習；陳國榮的父母因要負擔沈鳳娟的醫療費，經濟困難，不能安心工作，發生了許多憂慮和爭吵。他從許多事實中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所造成的後果，下決心要用行動來克服缺點。他的決心在父母、老師、少先隊和工人叔叔的督促和鼓勵下實現了。他得到父母和同學的原諒，又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。

一只眼睛的風波

郁 茹 著

區本泉插圖

*

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廣州大南路43號）

廣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粵字第1號

新華書店廣東分店發行

江八〇一印刷廠印刷

*

統一書號：R10111·208

書號：1076·850×1168 1/32·3 1/2印張·61,000字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頁數：1-3,410 定價：(3)二角八分

在上最后一堂課之前，五年級甲班的班主任告訴她班上的四个学生——章梅英、王大壯、沈鳳娟、陈國榮說：

“下了課，你們先別走，我有一件事要找你們商量！”

四个孩子互相看了几眼，大家不約而同地答应了一声“噢”，心里却都在猜想：鄭老师要和我們談什么呢？

四个孩子都是少先隊員，同是一个小組的，其中，章梅英还是中隊委，王大壯是小隊長。他們这个小組，在上学期因为遵守課堂秩序，曾經得到学校獎勵的“遵守紀律集体模范”紅旗。孩子們的功課也都很好，不过，比較起来，沈鳳娟門門功課都是四分五分，章梅英的語文最好，王大壯是个体育健將，陈國榮对地理很有兴趣，因为他爸爸从前是个長途汽車司机，陈國榮常常从他那里，听到許多全國各地的有趣故事。

听说老师要找他們，四个孩子都很高兴。鄭老师从一年級起就是他們的班主任了，孩子們的 situation，她都很熟悉，孩子們也知道自己的老师对他們很信任，很親切，不

用担心她会突然来找他們的岔儿。

下課了，四个孩子留在課室里。章梅英和沈鳳娟一对好朋友，挨得緊緊地坐在自己的課桌旁。章梅英是个能說会道的小姑娘，对同学很热心，什么事儿都有她的一份儿；她有个習慣，爱玩自己的兩条小辮子，凡事碰到要紧关头，她就把辮子放在手里糾来絞去，甚至还放到嘴里去咬呢！沈鳳娟的性格和她剛剛相反，她沉靜謹慎，一双大眼睛忽閃忽閃地，很有心眼儿，很少出声，高兴的时候，嘴角上就旋起一对小酒窩儿，不高兴时就爱撅嘴。現在她就安安靜靜地坐着，用她明亮的大眼睛盯着在講台前忙碌着的鄭老师。

两个男孩子就不能这样安靜了。王大壯惦记着下課后要赶一場球賽，他急得不住地看天色。陈國荣对什么都无所谓，不过他口袋里裝着五分錢，很想溜出去，買点零嘴吃。

鄭老师整理好学生們交来的作業簿，就走到两个小姑娘的座位跟前来，两个男孩子也馬上凑过去，和老师坐在一起。

鄭老师把章梅英咬在嘴里的辮梢取出来，又替王大壯扣上了制服鈕子，于是笑咪咪地看了看四个学生說：

“孩子們，是这么回事——昨天开了教务会議，我們決定把五年級甲班和乙班的学生部分地調整一下。原因是，



乙班这学期又来了好些新生，它又是上学期新增加的班次，不象咱们这一班，全是四年级升上来的老生，所以，开学都一个多月啦，乙班的课堂秩序还没有好好建立起来；再加上老师也是这学期新调来的，对同学情况不够熟悉，教学上就比较困难；我想把你们几个调到乙班去，你们都是遵守纪律的好队员，调过去，能带头做个好榜样，成为老师的好助手，帮助老师建立起良好的课堂秩序来。你们看，能同意吗？”

四个孩子你望我，我看你，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章梅英不知不觉又掀起小辫子来，王大壮坐不住了，

把身子伏到課桌上，眉头打了疙瘩，陈國荣直眯眼睛，沈鳳娟的嘴嘟了起来。这可真是件大事情呀，虽说两个班是同一个中队的，但这学期改了二部制，上学分上下午班，同学们到底疏远了，再说，五年级甲班在全校是个有名的模范班，誰愿意离开親爱的鄭老师，和几年来在一起学习、游戏的同学，孤零零地到一个陌生的学习环境去呢？

陈國荣向来不会把一件事情在脑子里多轉几遍的，他第一个叫了起来：

“我不干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乙班！”

沈鳳娟沒有說話，她只是撅着嘴，往鄭老师身边挨了挨，章梅英一見她那个动作，就把自己心里想着的話說了出来：

“我，我可不爱男老师教課！”

王大壯还没有表示意見，他正在考慮，五年级乙班有几个同学，小足球可踢得頂呱呱，他們原来就約他一起成立个球隊，可是因为上下午班，時間湊不到一塊儿，这下可对了心眼，只是：近視眼黃老师，唉，怎么也比不上鄭老师，于是他也說：

“我也不愿意調！”

鄭老师笑着，想了一想，說：

“叻，孩子們，我跟你們說真心話，我也不愿意讓你們从我班上离开，可是，你們都是工人子弟，都知道：去

年咱們祖國東北、西北建立起了大工廠，需要最優秀的技術工人，不是從咱們這個城市里，就有許多工人叔叔自動報名，去支援那些地方的工業建設嗎？”

“那可不是！我舅舅原來在糖廠工作，現在到西北去了。那里不用甘蔗做糖，用的是甜菜，就是……”王大壯說不出就是什麼來着。

“就是蘿卜。”鄭老師替他補充：“所以呀，孩子們，我們既然是為了幫助乙班，建立良好的課堂秩序，那末，就得把我們認為最能守紀律的學生調過去。這個道理，我想你們一定懂吧！”

孩子們還是你看我，我看你的躊躇着。陳國榮抓着腦袋，沈鳳娟把眼睛低了下去，不敢看鄭老師，章梅英還是一股勁兒扯她自己的兩條辮子，作不了這個決定。

王大壯說：“不如連老師也調一調吧！”

鄭老師笑了：“那末，你的意思是調老師，不調學生？”

王大壯伸了伸舌頭：“媽呀，那我們還不是不能和你在一起？”

章梅英瞪了他一眼：“你那個主意呀，簡直是……”

鄭老師提醒大家說：“孩子們，你們別忘了，我是你們的總輔導員，咱們隨時隨刻都還是在一起的呢！”

“是呀！”章梅英聽到這話，心里就平靜得多了，干

是，她挺了挺身子說：

“我服从分配，同意調到乙班去！”

这就是說，她是作为一个少先隊員，来接受任务了。其他的孩子听了，也就跟着都同意調去。当然岁，誰能表現得那样自私自利呢；况且，他們是同一个小組的呀！

同意是都同意了，可是，他們大家，連鄭老师在內，心里都很明白：这样做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麻煩还在后面呢！

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陈國荣在回家的路上，一直都是悶悶不乐的。

他們这个学校，設在工人住宅区，周圍有菜地，有小河，还有一条鉄路支綫远远地弯过这边来，常常有些空貨車和火車头，停在鉄路尽头修理。陈國荣家住的是公共汽車公司的工人宿舍，是这一帶最漂亮、最整齊的房子了，它們都是新建的一幢幢小平房，每家都有一个用竹籬笆圍起来的小院子，家家人家都在院子里种着花木和瓜菜。媽媽常說：她过去跟着爸爸东跑西奔，衣食都顧不周全，只有解放后，爸爸的工作才固定下来，生活不用說是过好了，單說这住处，就是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，真是过的社会主义生活了。

陈國荣沿着小河走，远远就看到自己的家。虽說冬天

还没有过去，籬笆上的鞭炮花已经开得火一般红了，木瓜树上结着成串的青木瓜，在屋子前面后面，红棉树的花苞苞也在开始绽开来。放了学，在这样的时候儿玩什么都好，但是陈国荣今天心里总觉得不是味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甚至于想哭一场。当然，他还不会真的哭出来，因为他在小组里已经被批评是个软弱的人了，流眼泪不正是软弱的表现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更加发恼了。他的确是有些软弱，不然，管他们章梅英也好、王大壮也好，一起答应调到乙班去，他一口咬定不去，老师也许就会同意他留下来的，但他当时就是不敢说。这都是章梅英的不是，她干吗要答应呢？……

回到家里，妈妈正在外屋里摆碗筷呢，她看了陈国荣一眼，就问：

“怎么回来得这样晚？”

陈国荣心里正烦呢，他一声也不响，就从背上取下书包来，挂到墙上去。可是，一抬头，却看见爸爸站在厨房门口，一手拿着肥皂盒，一手拿着毛巾，正用一对鼓鼓的眼睛望着他呢。

这一来，陈国荣只好回答妈妈的话了：

“老师留下我谈话呢，要我转到五年级乙班去。”

妈妈捧出菜来放在桌上，吃惊地问：

“平白无故，要你转什么班？”

“因为乙班的学生太顽皮，新老师管不好，只好拿我們守紀律的学生和他們对調！”

爸爸坐到飯桌前去，嘿嘿地冷笑起来：

“哈，好一个吹牛家！”

“我吹牛？”陈國荣委曲地問：“你不信，你去問。”

“用得着問嗎？守不守紀律，看得出来的。”爸爸还是笑着說。

媽媽却認真担起心来：

“恐怕你調到乙班去，被那班頑皮鬼帶坏了，那就糟糕了。”

“那怪我嗎？又不是我想調！”陈國荣嘟着嘴說。

爸爸喝着肉湯，看了他一眼，認真生了气：

“守紀律是少先隊員自覺的行为，老师相信你，才決定調你，可你倒講起怪話来，真不害羞！”

媽媽看到陈國荣一副悶悶不乐的样子，她有些同情他，趕緊把他最喜欢吃的鷄蛋煎魚餅挾了一大塊在他碗里：

“喲，吃吧；不管甲班也好、乙班也好，还是原来的学校，过几天就習慣了，怕什么？”

“遵守紀律是重要的事，我們在朝鮮戰場上……”爸爸嚼着飯，开始說。

媽媽趕緊攔住他：“又講朝鮮故事了，你要講，晚上

有的是時間，你瞧，你這一開口，小榮就顧不上吃飯了！”

真的，爸爸講起朝鮮故事來，陳國榮就象着了迷一樣，該吃不想吃，該睡不想睡了，所以，經媽媽一提醒，他就笑着，不再往下說了。

陳國榮撅着嘴把媽媽噁了老半天，可是媽媽却裝着沒事人一樣光顧自己吃飯，他只好請求爸爸：

“爸，你晚上一定講，一定羅！”

爸爸笑着，大聲地哼着鼻子，算是同意了。

可是，真不湊巧，晚飯後，進來了幾個叔叔，說是要開工會小組會，通知爸爸馬上去參加。陳國榮趕出門去，大聲嚷着：

“爸，你不是答應給我講朝鮮故事的嗎？”

爸爸回過頭來，笑着揮了揮手：

“以後再說吧！我現在去開會，這也是遵守紀律呀！”

有什麼辦法呢？到處都碰到“要遵守紀律”這麼一句話，連爸爸那麼個大漢子，在抗美援朝中立過三等功的英雄司機，也怕它呢。陳國榮只好悶悶地回到屋裡。

媽媽在雪亮的電燈光底下縫着什麼東西，還輕聲地哼着歌，看見他進來，笑着說：

“怎麼？碰了釘子了？不如做功課吧！”

“我一點都不想做！”陳國榮發着脾氣。

“那就拿零分！”

“零分就零分唄，有什么希罕？”

媽媽嘆了一口氣：“我看你呀，調到乙班去，准会变坏！”



陈國荣很想說：“那怪我呀？又不是我要調！”可是想起爸爸剛才訓過他的話，就把到嘴邊的話咽了下去，他挨近媽媽，翻了翻她攤在桌上的粉紅布片，沒精打采地問：

“这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小娃娃的衣裳，看你，都快做大哥哥啦，还那么不懂事！”

陈國荣高兴起来啦，他多么盼望自己家里有个小娃娃呀，媽媽正是因为怀了小娃娃，才不再在公共汽車上当售票員的，他們全家人說起未来的小娃娃来，都是充滿了快乐和希望的。

陈國荣拿出書包来，准备做功課，可是禁不住又問：

“媽，小妹妹什么时候到我家来呀？”

媽媽的眼睛微笑着，充滿了慈愛：

“你功課做得好，她就会来了！”

星期一，四个孩子被調到五年級乙班去了。班主任黃老师把座位重新編排了一下：把章梅英和沈鳳娟这一对好朋友拆了开来，分坐在两个陌生的女生旁边；陈國荣的旁边，坐的是个很瘦很高的男孩子。他一开头就不怀好意地挤了陈國荣一下，帶着威脅低声說：

“喂，可別碰着我！”

“碰了又怎样？”陈國荣也低声問。

“那就有你受的！”

“試試看罷！”陈國荣一面說，一面用眼睛瞟了老师一眼。

可是老师什么也沒有听到，什么也沒有看到，他把近視眼鏡貼近書本，已經开始講課了。

一堂課下来，陈國荣挨了那黑瘦孩子三次拳头戳，一次是他不小心碰了他的膝盖，一次是他朝窗外看了一眼，一次是他回头去望了望王大壮，那个黑瘦孩子都用拳头狠狠地戳了他一下。拳头很硬，陈國荣斜眼瞅着他，看見他一副惡狠狠的样子，想責問他，又怕吵鬧起来影响課堂秩序，只好忍住气，决定等下課的时候报告老师。

下課后，陈國荣紧跟在班主任的后面走出課室，他以为黃老师一定会問：“陈國荣，你找我嗎？”哪知黃老师挾着書本只顧走自己的，他只好扯扯他的藍制服衣角。黃老师回头看了看他，眯着近視眼，什么也沒有問。陈國荣只得走了开去。他四下一看，全是陌生的同学，只有章梅英和沈鳳娟两个靠着牆，唧唧呱呱地在談着什么，沈鳳娟的小嘴还撅得老高。陈國荣想过去，可是看到其他的同学都是男一堆女一堆分得很清楚，心里怕人笑話他，也不敢奏到她們一起去。

到第二堂課，陈國荣又挨那瘦孩子戳了一下，他这次下了决心，无论如何，得报告老师。

下課后，陈國荣又跟着黄老师走出課室，他急急忙忙地說：“报告老师，那个同学光穢人！”

“哦？”这次黄老师算是弄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但他也并没有停下脚步来，只是問了一句：

“哪是誰？”

“不知道，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瘦皮猴！”

“唉，不該給同学起花名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陈國荣不好意思地低声說。

“不知道？你告什么狀？”

“我今天剛来。”

“哦，今天剛来？”老师从近視眼鏡下面足足看了他一分鐘，才說：“那就不要打架鬧事，好好地团結同学，人家就会对你好起来的。”

“是我要鬧事打架嗎？”陈國荣帶着委曲反問。

“是啊，調你們来，就得主动团結同学罗！”

陈國荣不知該怎么說好，他低下头，把左脚在地上擦了四五下，又把右脚在地上擦了七八下，等他擦完了，抬起头来，黄老师早就走远了，只見那个瘦皮猴远远地站在一棵大木瓜树底下，朝他狠狠地瞪眼呢。

“好吧，要鬧事打架，就来吧！”陈國荣也不示弱地向他回瞪了一眼。“不見得我就怕了你！”

最后一堂課是語文复習。陈國荣一坐下来，就摆了个

強硬的姿勢，緊緊地挨着那瘦皮猴。他的臂膀上的肌肉也保持着適度的緊張，以便一遇到攻擊，就可以很快地還擊。兩個孩子呼吸都有點急促，特別是陳國榮，他覺得自己的心跳得特別響、特別快，興奮得隨時隨刻都可以跳起身來。

過了很久，陳國榮才弄清楚老師講的是什麼。原來這一課他在甲班就學過了，他可以從頭到尾講解和背誦出來。這樣，陳國榮就把注意力轉到老師身上去了，他巴不得黃老師能指名叫他回答問題，好在瘦皮猴面前顯顯自己的威風。

黃老師到底把近視眼鏡轉到他座位上來了，他慢慢吞吞地說：

“金朝光，你把第三節課文背誦一遍！”

原來金朝光就是瘦皮猴。他正打算冷不防給陳國榮一下呢，這時聽老師叫他的名字，便慌慌張張地站起來，可是却弄不清叫他干嗎，就只好站在那裡發愣！

陳國榮心裡樂滋滋的，他想：“這回你該吃苦頭了吧？”心裡這樣想，不知不覺就向他作了個鬼臉。

金朝光沒有顧得上理睬他，他還在抓著頭皮。

陳國榮看著看著，又可憐起他來，同時馬上感到自己的行為不對，就沖口說：

“叫你把第三節課文背誦一遍呢！”

金朝光更加窘迫了，他想了一想，放低聲音問：